辰

宋程北山先生集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信安程俱

賦騷

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脩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産謹爲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趍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刳山探海階世之競

迺若富媼瘠瘤則爲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嶄嵒於骨骼與瓦甓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晏子春秋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今）使者窺複穴蕩沉沙搜奇礓於洞脚剔巧勢於丘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竪江山之嵬嵬積劒閣之峩峩（江淹江上之山賦曰百里岑嵬嵬張載劒閣銘嵒嵒梁山積石峩峩）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而抗塵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信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王韶之始興記中宿縣有貞女峽水際有石似女子幽明録宜都建平界有倚石如二人俗謂一郡督郵爭衆於此南康記湘源有長瀨其旁石或像人二人名爲令史盧仝贈石詩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又自漸埋沒久滿面蒼苔痕）既而山戶蟻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圮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煑粮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神仙傳白石生煑爲粮）嘗聞不爲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鷄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歲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議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妥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

楠楩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蹀血之未艾乍遊蒐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去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腠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捄故將鑄采石以爲劒凛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無履霜之咎也（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取采石焉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盈豈閑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眄（荊州圖副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俗云其一爲陽其一爲陰旱鞭陽石則雨雨鞭陰石則晴）抑又聞之扶禾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薅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道寸之有素柰狡焉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朝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閼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犯御名）不

傾方披旒而出黈俾伐鼓而揚旌盖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治盖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胷次弥綸兩儀而執天之行燮理二氣而龔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盧（全詩女媧伏羲婦引日月之針五星縷）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龔聾瞽其知鹿豕其游竊億妄議乃今知之

松江賦

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揖乃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輈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没引風檣以悲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爲五湖地脉四遠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瞑霜林夏寒暮煙屯其疊翠

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
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包宥縹緲峯明月灣草
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
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決漭燭龍
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
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
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
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
墟於垤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
陰霾欝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
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
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
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
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視五湖於一鍾松江
之勝又安能芥蔕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辭是叟以爲詞是
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

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
荅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
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
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
謀箝悟先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
嚴銜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
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
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横山亂越來之
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黄埃挽艅
艎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
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
蛇而激憤塊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閒者五季棼亂錢鏐崛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
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
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爲二城鎮威武之右
境遏淮南之冦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江鉞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版
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群吏皐畝棊别居廬鱗
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
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
方東雖逝不流閱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柳夜半之藏舟
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弔抉眼之
忠寃而訪伏劒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
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
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蹠麻而搴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
音未息邃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

神遊賦 記夢

恍余躡乎石嶺兮羌人陟乎山巔揖崔嵳之重嶂兮
睇崖谷之陳前曾草毛之無有兮削蒼玉其鉤聯望
芝嵒之中嶔兮錯幡幟之駢懸與嵒御而皆迸兮匪
騄繒而攻鐫迺回眄以下屬兮蔽穹窿之洞天萬山
攢屹乎其中兮倚怪玉之瓏纚木色零壁而翠澤兮質
壺口之鏤穿發紺采以眩目兮靄冲融乎紫煙前子
瞻乎峭辟兮下欲埶乎重淵既駭視而芒瞀兮神懾
惚而連卷旁一人之山立兮若骯髒之儒先意飄飄
而振衣兮欻珠琲之微言更矯眇以冥索兮顧謂余
而口傳余方若觀伯昏之不射兮已遽然其默存 旁一

人之山立蓋夢中所見東坡蘇翰林也後五年游宜興張公洞嵒洞境物了如昨夢時東坡去世累年矣

懷居賦 并序

士而懷居弗可以爲士矣蓬桑之志見於始生誠以
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
爲汲汲遑遑者已余轉徙四方實自始生之年今茲
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爲貧内外無所
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適東慨然有
疲苶之數夫天地之大眷直而冬冥昆虫之微晝動
而夜息余人也役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
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摇指辰戒余舟兮
東征抱衾兮夜喟接淅兮晨興逐飛檣兮無帶擁敝
裘兮懸鶉山之連兮蒼蒼水之駃兮潾潾我初來東
兮芽甲始折今之還兮甲者奮而芽者榮顧四時兮
幾何嗟汲汲之圜清天囿余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
余生魏而長吳兮間蓬轉乎四方既僑食乎岐隴兮
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峯之奇兮酌桐江之清弔采石
之英兮叩灊山之靈由褓齠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
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匏瓜兮可繫羨
侏儒之太倉懷鉛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
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遑遑兮羇旅操危心
兮若零亂曰禀氣不嫵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
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

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孔明相玄德及韓愈登弟時皆年二十八矣退之登弟時又謂之龍虎榜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友兮奉親闈以北南悵宇宙之浩莫兮涅不知乎安止仰浮雲之蒼漭兮望白日之駸駸吾窮死其無憾兮豈爲余而咿喑也

小山賦 爲鄒侍郎作 至完

回崔嵯之千嶂兮留森萃乎中唐曆瀟廬之峭極兮紆浩漫之湖湘仰炎曦之翕翕兮俯霧雨之滄凉微風過而淪漪兮激珠琲而漱琳琅擢含冰之令姿兮氣已蓋乎千章灌江籬與叢桂兮蔭草樹之幽芳暍禽顧而下息兮游儵鼓鬐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一與之爲徜徉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念平生之遠游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行天壤而隘八荒以百世爲旦夜以千里爲尋常濯足洞庭之波睎髮南衡之陽眇雲海之變幻吊蒼梧之有亡留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瞳方撫環堵之大囿味藜莧之牛羊視拳窪與溟岱等微塵之集毫芒頎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
上太守翰林葉公也俱爲之賦云

覽飛霞兮鼇丘翩乘風兮下游觀豫俗兮安舒弭霓
旌兮少留衷天孫之錦裳戲毫端兮組繡協驅陳前
兮萬象付心宰兮錘鈞撫曾城兮坐歔睠山川之曠
脩矗連雲乎蜚觀爰翬檐兮上浮席沈息兮南榮帶
汝潁兮雙流仰晨宵兮闔闔寄心馳兮北眸俯動植
兮欣榮緊童老兮休休眇桑麻兮牟稷藹平皐兮廣
疇嗛臣力之何有歸鴻厖乎帝猷方青春兮浩蕩落
斯成以旨羞楬臨芳之高顏聊託物兮優繇面柴潭
之滿衍被璀錯兮華洲森號風之僵木留豐豔兮敷
柔知造化之神駿寧與物兮爲謀等孤茨與叢蔓何
此恩兮彼仇紛游鱗與翔羽亦乘和而出幽蹇鶤鵠
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去囚閱芸芸於過目澹無心乎
獻疇念千古兮一眴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
異晉國之青油映奇功兮劒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
輿之二龍匪罕罝兮可蒐豈嶄嵒兮無伏羌莫挽兮
誰併要平曳塗之靈介勝泣河之鮑臑緬句吳之旅
人守冰墟兮海陬聞凌虛之傑觀恍夢寐兮將求愁
羸糧而即之嗟道岨其奚由儻從公乎嶙廓挹浮丘

之長哀恊覽熙熙兮無外同春臺兮九州寫登高之遐素斯可以補由庚而賦何尤也

獻占

余數奇多故常有意外之慮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知一歲之衍忒春占遇蹇☶之咸☱秋占遇蹇退而嘆曰物固有有足而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草豈欺予哉作獻占我從筮人訊之占只分策定卦遇蹇之咸只曰此蹇險在前只不利東北利西南只遠險無咎近則愆只矧其乘之蹶以顛只子行實難良未央只若臨巨川無舟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太山屬天登無車只鷄栖或存雪塞塗只孟烏更輓莫進寸只匹雛掎之墮千仞只盖其貞則艮悔則坎只止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於不敢只苟當於位無心而感只子始休乎遯以無憾只我惟厥占體則冥只我行孔艱孰其尸只凡人之生無巧愚只與接爲犯御名唯其逢只遇合則吉畸則凶只適成則智敗則庸只竊鉤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之烹反以不材只畫虵於地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爲尤只墜鼠中去會被深仇只黠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瞽福於患只狠

子之葬承其反只横海之鱣制螻蟻只伏雌之卵爲
犲虺只探物橐笥猝然失只志禽雲漢往則克只引
之或隊堕抑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恩只同生並處爲
參辰只絶域異世爲金蘭只或談王道目蜚鴻只或
相狗馬喜見容只一言意合澤六宗只歷説白首不
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勝量只
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修德器則藏只進不如需
健以光只退不爲困揜以剛只靈蓍之告亦孔之明
只利見大人得中行只

廣游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汨東西與南北顧何
適而非寓咨余生之特甚與日月而偕騖雖突黔之
不暇固無異於衆庶抱天囚之三捷縱趼足而安憩
豈斯遊之敢成奚隗始之云慕非多財於什一逐陶
猗之故步安饑寒之分定寧伋伋於貴富失佳時於
壯齒度迅景於脩路倏秋空之沉寥感候蟲之在户
盍圖安於容膝休微躬於歲暮假故人之敝廬就寸
禄於吳下耳閭閻之窮笑類鴻乙之來去浪十年之
不居何衰頹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仆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鋩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仰圓穹之
蒼蒼豈唯我之爲惡諒力命之有制奚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覽四海之風馭

懷忠 并序

顔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
然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
於從容食息之間常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
其操盖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
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
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
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
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疏遠無聞之地其隱然
以孤城抗賊鋒者顔氏第兄而明皇未之識也向使
數人者用於朝峩冠緩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
之壯不得爲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
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
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爲少貶其惓惓之意豈
惡安佚而樂覊危誠忠義激於内也公之言行益危
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
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煙又樸被而南矣觀其

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讒之不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也則委之犲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爲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之全合於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爲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長存雖死而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芳洲之蘋酌苕谿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輈兮巴山釋吾櫂兮楊瀾歲晚兮道阻脩望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携美人兮山之幽撫雲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蓁菅兮出秀寄雅志兮

巖丘搴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
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嘆障西風兮
夕塵 其一
辟食兮侯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爲得兮胡不能飽
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巇鉤時君之頻笑兮於睫與
眉世以是爲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
兮何悪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
衣君衣奚獨好乖而多事兮耻時之不堯舜與皐夔
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纍之狂癡 其二
狐蠱兮蠅營夜慚晷兮書畏人生奄奄兮倀倀曾無
知兮窘塵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忠爲骨兮
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
鬚兮蒙茸顔如丹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嵩岱兮亦
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爭流
左吾飆兮洪崖右吾欻兮遠遊尉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蘋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 其三

臨池 并序

庚申十月丙申予夜夢至一堂上棟宇宏敞或出法
書縱觀羞嶽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絹素極塵暗
顧堂上板壁明淨因大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候

亭館者觀之似不減傳師令字九覺精采逼真意頗
欣然念欲以絹素好書遽寤則已營度賦句在口心
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
因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若夫敞晴日之軒窻臨惠風之池閣山樓陳几海珊
置格濯玉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渰玄雲之霮䨓
散晨鴉之紛泊舒白璽與烏絲弃禾麻之凡惡捐鷄
羊之獰陋羅象犀之綵錯指實無間掌虛似握乍手
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匱之深藏發脩梁之
祕鑿還神明之舊觀鄙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俄鴻鵠於寥廓軒軒跨海之鵬冉冉遊雲之鶴煖出
水之芙蓉韻繞梁之清角賓主揖讓陰陽磅礴雲澹
煙霏崖崩石落波三折而導迭勢千鈞而沈着紛舞
鳳之參差駭怒猊之噴薄八分聊使於張軍握筆寧
甘於示弱百金論價以猶輕十部推賢而不怍竦危
峯之障日矯孤松之秀擢異婢子之羞澀粲舞姝之
婥約婉如援鏡以笑春勁若劒揮而弩彍峭快若吳
興之童稚退縮匪深山之鄙樸居然王謝之風流儼
若帝皇之濩蠖登山逶迤於嵩華陷陣回旋於騮駱
籠鵝無憚於空群寶劒不虞於詐略逍遥散聖之禪

窘束毗戾之縛紛異態而殊能有彼餘而此殼天然則不擇而能精積習則有資於力學踐鐵閾以屢穿仰天門而苦卓嗟余老以纏痾方梢書而靜樂顧志在而力疲徒心勞而夢噩嗟土炭之殊嗜笑偃濛之善謔雖習氣之未除羌才疎而技薄與畫史其何殊眩精神於幻藥本變現於吾心浪妍媸而喜愕苟戲好之猶存庶猶賢於弈博當知鋤金入木辞華雖照於荆相二妙一臺筋骨終慙於張索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信安程俱

論

老子論一

古之聖人退與道冥則雖介然之有有所不受出與道會則雖樊然之應有所不辭故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凡天下之可道者皆有行地而道常無爲凡天下之可名者皆有儀則而道常

無名竊嘗以謂將以思而得耽是則思也非道也將以行而至耽是則行也非道也以有爲可以爲道乎則火馳物絞皆爲道矣以無爲可以得道乎則枯株塊石皆得道矣然則常道果可道乎以道常爲有則謂虛空不用之處道不在焉可乎以道常爲無則謂萬物並作之際無資於道可乎以爲大則不見其體以爲小則莫知其邊然則常名果可名乎聖人以謂道果不可以示人也則其制行立言可以示天下迪後世者亦其次焉而已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與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故其言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且道而已矣又何法焉老子方言域中之大而道居其一則所謂可道之道者域中之大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不可得而言而終不言其槩乎則人將畫矣故姑亦寄之於

常與夫自然而已所以微見其旨也

老子論二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由有物之初終宇宙而常存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形與之俱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其確然而常運者孰推而行其隤然而常處者孰止而安然有形者於此乎麗有生者於此乎生彼曷嘗弊弊然以長久爲哉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嗚呼人固可以與天地長且久而獨中道夭者是自生之過也衆人常欲先人而未嘗先人衆人常欲存身而適足以喪身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後其身如此而執道全德物莫尊焉不亦後其身而身先乎形可使爲槁木心可使爲死灰外其身如此而深根固蔕物莫壽焉不亦外其身而身存乎夫何故非以其不私其生故耶老氏之旨如此而末之思者以謂黃帝老子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

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

老子論三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之際則無餘事矣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見其所斷貫萬古而湛存者常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且宇宙耳而日月爲之晝夜陰陽爲之寒暑代謝爲之古今要之宇宙實有是紛紛者乎人之於死生不異於此夫生者死之對而老子以謂善攝生者無死地何也蓋有生也有滅也方生方滅方滅方生此猶高下長短之更爲終始亘萬世而無窮者也然則有生之生者固滅之對也若夫不生之生不與萬化爲偶是貫萬古而常然者也是我之所以爲無死地者也又何兕虎甲兵之可噬而殺哉雖然生非我有也我亦無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攝者假而有之之謂也攝生以御萬物萬物攝於吾之一攝生以應萬化萬化攝於吾之虛是則以無厚入有間豈不恢恢然有餘地矣何缺折之有哉

老子論四

衆人之過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遺之也易以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屑金雖貴以之入眸則四方易位矣揚塵雖微以之翳空則天日晝暝矣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盖謂是也覽者見之謂也不曰觀而曰覽何也觀猶有作而覽則若鑑之見物而已所謂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聖人之所以見曉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其過也不似於屑金之眯目乎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爲覺礙其爲疵也不似於一塵之翳天乎天載魄抱一則形合於氣矣專氣致柔則氣合於神矣三者渾而爲一則其爲元覽不亦至乎又在滌而除之耳如是則在已者至矣備矣可以愛民治國而無爲矣以百姓爲芻狗所以愛民輔萬物

之自然所以治國淫其性傷其生亂其經逆其情而可謂之愛且治乎出而應夫愛民治國之運則天門開闔以示夫出入利用之權明白四達以遊夫六通四闢之道然而未嘗不退然爲雌泊然無知也是其所以謂之元德

老子論五

聖人以道涖天下則六合之内五方之民可以一舉措之聖神之域特在反手之間耳雖然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盖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然真者其所歸也寂者其所樂也而謂之不神可乎其所以神者如是而有能傷人者乎民之生也如彼及其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爲哉或曰聖人神矣然亦安能舉天下措之聖神之域如是速乎曰地之不同而同於生其種之含於地也人未見其生也時雨既降芒然雜出使地而無種則已有則必生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化聖人非時雨乎晝晝夜昏六合同其昧日月既出赫然並照使物而無

間則已有則必明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開聖人非日月乎是以古之覺人其所滅而度之者以億萬無量計則聖人之所以使人生而不傷其生死而其鬼不神舉天下而化之者何以異此斯神也其有傷人者乎嗚呼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故老子於二經之卒章言其所以推而濟物者如此

列子論上

混淪之初不生不化者存而生化之萌具乎不生不化之内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者爲之宰苟無不生者生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也而有不化者爲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化則化有時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内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

之奥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化而已物有以形相禪者則化於顯物有以生受化者則化於陰蠅之爲鶉蜾之爲虫燕之爲蛤蜃之爲猨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馬馬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於彼者是物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廻者也儒者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者是也若榮啓期林類安於生化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爲孟浪逕廷者乎則亦茫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列子論中

天地託於虛空之中萬物含於天地之中既有生之者安得無窮昔者未始有物既而天地萬物雖然乎其間此亦何自來哉安得不謂之幻有形之物會歸於壞及其壞也豈非幻滅而夢覺哉天地之間造化之密移也日月之廻薄也風雲之振蕩也誰其使之而一息不留也今之天地日月猶昔之天地日月乎其亦逝也不可得而知已非幻而何上古以來墳典之所記三王之所成歷代之所爭誰其祛之而廓無餘迹焉非夢而何豈唯此耳朝昏古今也寤寐生死

也昧者直以覺爲真是而夢爲真妄審爲是也可得執而有之乎其所以異於夢幻者幾何耶故列子言周穆王之執化人之祛以遊中天之臺彼以數十年也而默存無幾耳及其寤也嚮來之樂可復得耶嚮來之處可復追耶然則人之化於化也何異此哉覺有八證夢有六候以言晝夜之通爲一世也夢覺之通爲一妄也飽則夢與飢則夢取陽則夢火陰則夢涉因也以言流轉大夢者其受化浮沉未有不由已也西極之隅阜落之國尹氏之僕鄭國之人以言其夢覺真妄苦樂是非之無定在也然則宋陽之妄不猶愈於覽昨夢以爲是逢氏之述不猶愈於執諸幻以爲實者乎觀燕人之悲發於妄境則知世俗之不爲同行之笑者幾希嗚呼列子之於性命可謂盡矣彼直以天地萬物爲一夢幻豈夸言哉

列子論下

夫將以祛有情之累言雖過而不爲疵者唯聖人能之楊朱一篇其大槩所以祛情累也故其言公孫朝之溺於色公孫穆之湛於酒而鄧析謂之真人端木叔放意所好無不爲也而段干生謂之達人且馳域中之論則撿身賢於縱欲究域外之理則有心於善

不如無心之不善也吾無心矣安知善不善之所在乎滑欲於俗世俗之情也有心於德賢者之情也膠其迹而累於情等耳盖存世俗之情以繕俗固以汩其真矣而存聖賢之情於胷次亦未得全其真也唯庸聖之情俱盡則亦循循常常與塗之人同耳善乎其言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而夷吾以謂勿壅勿閼肆之而已嗚呼此眞人之所以浮游於日用者也夫飢而欲食寒而欲衣困而欲瞑此可閼乎此用情乎然則耳之所欲聽目之所欲視鼻之所欲臭口之所欲言體之所欲安意之所欲行吾亦如是而已矣又何累焉由此觀之則其以朝穆爲眞以端木爲達其言之雖過而不爲疵也審矣雖然論而至於此後之儒者有以斯言爲罪者矣若夫以余推列子之心而識余之意則庶幾乎無罪焉

莊子論一

情存分量者不可與聞廣莫之言智辨是非者不可與遊兩忘之境天地内外非可以情度也而局於分量者昧焉萬物紛紜非可以智盡也而膠於是非者惑焉唯我與物同遊乎無極則又安覺鵬鷃之爲二物哉莊子所以發端於是也夫世俗之情耳目之所

安心境之所熟則雖神奇怪譎而不以爲異也至夫耳目素所未接心境素所未嘗則雖常流至理未有不驚而惑者豈唯驚而惑也有不爲胡盧而笑者哉一鳥之背而幾千里一息之飛而九萬里世之所未見世所未見則局於分量者之所驚而笑也然天地之外固有大於是者不可知也而世俗徒以區區心目之所屬而臆計天地之外則其於莊子之言亦若是驚且笑矣鵬之負青天鷽之槍榆枋其爲逍遥一也世俗之情必大鵬而細鷽也屑屑乎小大之辨則是非美惡高下長短擾擾起矣其於莊子之言焉能涉其流而化其道哉故善觀莊子之言者能於此而悟其將則三十篇燰然冰釋矣於此而驚且惑乎彼方情存分量而智辨是非矣安用莊子之言爲哉

莊子論二

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内篇言夫内外篇言夫外雜篇者合外内而言之也雖然内者外之源外者内之出也庸詎知吾所謂内之非外外之非内耶故内篇終之以應帝王外篇終之以知北遊雜篇終之以天下内篇而終之以應帝王則知湛然常寂者是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外篇而終之以知北遊則知其芸之作復

歸於根擾擾之緒畢反於一也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老子之書終言小國寡民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夫力不足以舉天下則不足以用天下道不足以小天下則不足以宥天下舜唯其視天下猶敝屣也故能運天下於掌伊尹唯其囂然自樂於畎畝也故能一舉而造商而昧者直以莊子爲漠然絶物而與拔一毛而不爲者同是烏足以言道也道無形也體之者人卷而懷之無一毫舒之足以濟天下此天下之所以賴於道也雖然應物而濟天下者聖人之所以成焉者也然其出而用者亦聖人之末耳善乎其言徐無鬼也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與之言相狗焉而武侯大悅也蓋徐者與夫疏疾彊梁者異也鬼固幽矣又曰無鬼幾於無迹也然將與物交必出乎幽而因乎理故因女商而見也女者靜而不以外傷內物求而從應者也商者通有無以資物者也故爲無鬼之先而見魏武侯也魏武剛大之謂也出乎幽深因緣以應夫剛大故必有合所以武侯大說而笑然無鬼所以應夫物者曾不用其粃糠土苴故特言狗馬之德而足以說之如此余故曰應物而濟天下者亦聖人之末耳

莊子論三

孟子之稱孔子曰集大成其言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然後知莊子所謂聖人之道與夫聖人之才者判然白矣莊子所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謂聖人之才非孟子所謂智歟道可以學而至才非學而至也譬之鈞石之弓可以歲月習也進退弛張可以度數得也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力也猶之道也由學而後至焉故也至於發矢復沓方矢復寓括相屬猶銜弦然此巧也猶之才也非學到而言傳者也夫射一事也而有力巧之殊聖人一道也而有才與道之間非孟子之善譬言與夫莊子之善說也烏識其所以爲才與道哉此南伯子葵所以有問于女偶也且南者顯而與物交伯者長而爲物先葵知自衛而不知所以自衛以其所衛者小也顯而與物交長而爲物先去道遠矣然以其知自衛故能問道於女偶然其去道本遠故女偶謂非其人也女者不以外傷內致柔而守靜者也偶者曲而全者也體道之微者也卜者未嘗求物而不能絕物之求吉凶憂樂不自我而吉凶憂樂之兆不能不因物而應梁倚則任物庇下而爲

物之所倚者也是其所以用天下者也故爲聖人之才出而用天下則其爲物也太多故將以宵然藏於聖人之道必以外天下爲先而後終之以不生不死也

莊子論四

莊子之爲書既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於掃除名教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乎弃實有著虛空茫然無町畦泊然絶物者於此而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何而不驚且惑也故終之以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鈃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御名之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漠變化也五者小大不同其爲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既自列於一篇而孔子之道獨不列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也非知孔氏也深於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於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裁之以見於事故迹雖偏於天下人爲之敝有時而極然關百王貫萬世而終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於道術之一偏也嘗竊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爲海放而爲

江河淮濟衍而爲百川豬而爲陂澤醲而爲溝澮道術之在天下亦猶是也海之於溝澮小大有間矣其爲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爲雲氣升爲雨露以濟以漑以滋以濯蓋取於河海百川陂澮而用之耳矣誰謂莊子非孔氏而絶中道哉

莊子論五

莊子毁仁義毁諸已乎曰蹩躠踶跂唯攘棄之而天下元同是毁仁義已矣然而曰至義不物至仁無親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則周蓋未嘗毁仁義也莊子滅禮樂滅諸已乎曰澶漫摘僻唯不用而性情不離是滅禮樂已矣然而曰禮以導行樂以導和禮之意子貢不能知死不歌墨子之所短則周蓋未嘗滅禮樂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周絶聖之言也然而以謂神全形全聖人之道也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聖人之德也通於天地推於萬物聖人之心也手撓指顧四方俱至聖人之治也天地之鑒萬物之境聖人之靜也知窮知通臨難不懼聖人之勇也其言如此絶聖矣乎任知則民相盜去知以歸其天是周棄知之言也然而以謂眞人以之爲時聖人以之爲孽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以恬養知以知養

恬其言如此弃知矣乎豈特如是而已也周之書言道而已故其要曰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長於上古先於太極或期之於稊稗或極之於昏默是周之所言道也然而曰道不可以言言而非也則周蓋未嘗言道也豈唯未嘗言道哉其言未始有是非也荒唐之言謬悠之說無端倪之辭則莊周之言未嘗是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莊周之言未嘗非也豈唯未嘗有是非哉亦未嘗言也彼其三十篇之書精粗小大靡所不具惠子之所困公孫之所驚其言數萬可謂多矣然而曰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言則莊周蓋又未嘗言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信安程俱

論

維摩詰所說經通論八篇

一

文殊師利是根本智維摩詰是不可思議解脫力文殊師利是法爾如然維摩詰是神通妙用佛以二菩薩問荅以顯妙用起於根本智然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不離此身六根六用而別有也此所以先言維摩詰身示疾苦又說身無堅速朽深可厭患

而後文殊師利問荅即於維摩詰所謂可厭患之身
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如此也故法華經云父母
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以至耳鼻舌身意皆自父母所
生之色身而不可思議解脫如彼也以顯根本智中
神通妙用皆是法爾如然不可出五蘊十二行中建
立然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合之即是佛故先說如來
現大不可思議力以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所
持七寶蓋合成一蓋覆三千大千世界而山河大地
天龍等宮悉於寶蓋中現而寶積等讚歎以爲如來
神力不共法也諸大乘經中佛將說妙法必先示現

神變或瑞光先照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天宮下
至地獄莫不蒙光解脫或見微塵數佛刹悉皆顯現
如此經所說七寶蓋中而皆示現三千大千世界諸
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乃至山河大地等
蓋言法無不該無不遍也有一絲毫不至處是佛法
界有所不遍有所不遍則是有礙非無礙也又大藏
教中常以法喻寶如云寶所寶洲衣裏珠額上珠摩
尼寶長者寶藏之類皆以喻法故說法緣起先以長
者子寶積也寶積言衆寶猶云一切法也以七寶蓋
供養佛而佛合爲一蓋言一切法即一法以法寶普覆

一切無所不有無所不遍也不以佛菩薩爲說法緣起而以長者子者其俗無異凡聖一如在家猶出家也如長者維摩詰是也長者子寶積既讚歎佛神力已遂問如來佛土清淨而告之以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言種智神通與萬法皆由一心心外無法也而舍利弗以聲聞知見不達是理故疑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也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大千世界皆已清淨莊嚴者言迷悟淨穢之反一足指按地頃耳螺髻梵王見清淨法如佛頂相故能以法除舍利弗惑也

二

是經所說法眞俗聖九淨穢平等不作異觀故在會菩薩自等觀菩薩已下五十菩薩及彌勒文殊五十二菩薩也等觀不等觀等不等觀所以爲等觀亦去等觀之著也是神通自在必自三昧中起三昧者正定也是所謂神通妙用亦法爾如然故有定自在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也解脫神通亦是此身光明發現故有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是一切佛聚一切義海故有寶積菩薩辯積菩薩手有拯拔引接之義菩薩常以法寶法印拯拔衆生上至十地

菩薩四果諸天下至地獄畜生餓鬼高下平等一以
法寶法印而拯拔之故有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
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所言法印如印印文無先無
後無作無二即時具足無有差異字有先後而印時
無先後文有文義而印中無文義然而普遍無礙事
理周圓無作無二諸佛經中所言印者皆此義也常
慘菩薩大悲無量故喜根菩薩喜王菩薩大喜無量
故辨音菩薩常說是法故虛空藏菩薩法無盡故執
寶炬菩薩以法光明破冥闇故寶勇菩薩負荷衆生
無所畏故寶見菩薩無見而見是法見故帝網菩薩

明網菩薩法法互融無所礙故無緣觀菩薩不起真
際故惠積菩薩法無量故寶勝菩薩無能勝故天王
菩薩最尊勝故壞魔菩薩摧伏四魔與諸怨賊故電
得菩薩法如幻化故自在王菩薩具不可思議解脫
故功德相嚴菩薩揔持萬行故師子吼菩薩雷音菩
薩山相擊音菩薩法音無邊故香象菩薩白香象菩
薩具大力故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度生死海無
疲厭故妙生菩薩念念出生而常寂故華嚴菩薩開
敷佛華大莊嚴故觀世音菩薩具悲智故得大勢至
菩薩具願力故梵網菩薩即煩惱網即清淨網不相

留礙故寶杖菩薩住佛威儀故無勝菩薩無等等故嚴土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嚴淨法無不遍故金髻菩薩珠髻菩薩至法頂故於是終之以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者如諸菩薩具如是等法即成佛果彌勒菩薩是一生補處已授佛記者故然不離文殊師利清淨根本智也如善財童子遍參善知識已後見彌勒與文殊是也

三

長者維摩詰既以已身示現有疾因爲人說此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無主無人無我無知無作等及說身病根本從癡有愛以有病苦又常爲諸人去諸法病如諸十大弟子與彌勒持世二菩薩嚴光童子長者子善得皆以謂不堪任詣彼問疾者不惟以其入深法門辯才無礙爲聖賢等之所畏難亦以謂其諸法病如上所云則不能見維摩詰無諸法病即維摩詰耳若能不於三界現身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乃至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如是宴坐如法說法離衆生垢離我垢離生死前後際斷乃至無說無示無聞無得如是說法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所齅香與風等乃至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其有施者無

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如是食人之施於食等於法等乃至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於諸法解脫如是無分別觀知根器以大乘法教化衆生如是爲人說法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不以二相觀佛國土罪性福性皆如鏡像在家出家無有功德知如來身即是法身知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一切天魔悉能摧伏以菩提心起四無量以法施會爲大福田若能如是即是維摩詰即是文殊師利如舍利弗等所有法病是病爲維摩詰所訶如彼者不能見羅摩詰文殊師利也故皆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不可思議解脫力一切衆生與諸佛菩薩悉皆本來具足不出一心六用而能發現所謂神通亦曰光明但一切衆生以生滅心狹劣心分別心限量心罣礙心等故有眼爲色所礙有耳爲聲所礙有舌爲語言諸味所礙有鼻爲臭香所礙有身爲觸所礙心識爲法所礙故名之曰盲聾愚癡等類然亦常運神通常放光明未曾間斷諸佛菩薩以廣大心無住心無分別心無礙心故一心六用皆爲不可思議神通亦常放無量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謂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以至鼻耳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爲
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唯
了諸法空無礙然後有是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
故云空其室內除外所有及諸侍者無有牀座此所
以能容須彌相世界三萬二千師子座及香積世界
九百萬師子座也言須彌世界者如經所言有解脫
名不可思議者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
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表是法也故
文殊師利問疾之餘首問維摩詰此室何以空無侍
者維摩詰言諸佛國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荅曰

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荅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
空可分別耶荅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荅曰
當於六十二見中求以至六十二見當於諸佛解脫
中求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以明空非分別
不捨有而求空了則煩惱即菩提迷則菩提即煩惱
也明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即此示
病之一心六用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而無分別者也
以至右掌持諸天大衆諸如來所又不起于座以右
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皆以空無礙故故曰室
空不起眞際故故曰不起于座此不可以生滅礙心

分別妄見而知者也

五

文殊師利從佛所來見維摩詰即是清淨法身本根本智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皆不來而來不見而見不來而來豈有來相不見而見豈有見相若來已更不來是實無來來無所從故若去已更不去是實無去去無所至故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擬議即差故自文殊師利初詣維摩詰問荅凡十段義一文殊問病所因起二文殊問病何以空無侍者三文殊問病爲何等相四舍利弗念欲牀座維摩詰荅以須彌相國師子之座納於室中五文殊問云何觀察衆生六文殊問生死爲菩薩當何所依七天女與舍利弗問荅八文殊問通達佛道九維摩詰問文殊何等爲如來種十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親戚眷屬等爲何所在舉要而言一切解脫神通摠持萬行大慈大悲及一切衆生塵勞煩惱皆依清淨法身根本智而立故維摩詰即於父母所生之身示現有疾又即於此身而現種種不可思議解脫以見菩提煩惱無二性故示現有疾非有疾也如佛菩薩爲度衆生出入生死海游戲五道雖實無生死無我無造亦無受者而

示有輪回苦樂等受也然從凝有受則有輪回故曰
從癡有受則我病生又曰從有攀緣則爲病本又曰
身孰爲本欲貪爲本欲貪孰爲本虛妄分別爲本虛
妄分別孰爲本顛倒想爲本顛倒想孰爲本以無住
爲本無住則無本唯其顛倒虛妄貪欲爲本此衆生
所以輪回不息出入苦海者也唯其顛倒以無住爲
本無住則無本此所以即煩惱海即菩提也知無住
本立一切法則於住死畏中得無所畏矣諸佛菩薩
從智起悲濟度群品有一衆生不滅度者是佛菩薩
終不取涅槃不捨生死也故曰一切衆生病是故我

病衆生不病則我病滅也然無量煩惱大菩提海惟
一空法此維摩詰所以示有家居眷屬而一室之內
空無牀座亦無侍者也荅文殊之問又所以言諸佛
國土亦復皆空也然所謂空者非捨諸有而別有空
也故曰空當於何求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六十二見
當於何求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蓋空匪他求不離六十二見
而空存焉六十二見是諸過患然不離諸佛解脫中
諸佛解脫超過一切礙無礙境然不離衆生心行中
也故寶積經說文殊以神力令舍利弗與魔波旬作

如來身問荅妙義舍利弗問菩提當何處求波旬荅
曰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無明有愛求於菩提顛倒
起結求於菩提障尋覆蓋求於菩提亦是義也大般
若經曼殊室利分云一切法空說爲法界即此法界
說爲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
又云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間即此菩提又諸
法無行經云文殊說言一切衆生皆得菩提是名不
動相一切衆生皆成就一切智惠是名不動相一切
衆生皆是道場是名不動相乃至一切諸佛成就貪
欲是名不動相一切諸佛成就瞋恚是名不動相乃

至一切諸佛成就邪見是名不動相大抵文殊師利表
根本智故其所說法皆徹源底即有即空無二空也
煩惱菩提分別空則病亦無形不與身合及與心合
非四大亦不離四大也

六

舍利弗未離聲聞未能隨緣赴感無不周遍而常處
於菩提之座故作是念當於何坐也東方萬物並作
出晦入明之方也而世界名須彌相表不動也東方
萬物並作之方而世界名須彌者動而常寂也佛曰
須彌燈王者寂而常照也以彼菩提之座入於空無

所有之室故無去來相亦無礙無礙也宜乎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不能升也爲須彌燈王作禮乃得升者一念與須彌燈王相應是即須彌燈王已矣維摩詰因爲大衆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以見於根本智起神通也不可思議皆若此也諸佛菩薩從智起悲示病示苦出入生死以度衆生疑若煦煦住相之仁然於是文殊問云何觀於衆生而維摩詰以謂觀衆生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乃至如石女化人也不取於相無作無受無人無我是乃所以爲大悲而繼之以四無量

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莊周曰大仁不仁又曰虎狼仁也聖賢之語豈有二義哉觀佛菩薩說一乘法必有女人以爲緣起故法華經說龍女七歲文殊度之於衆會前化爲男子即往南方成佛而華嚴經波旬窓多天主光女慈行童女乃至城神夜神林神等皆以女人身善財見之得解脫門又如無垢施經所說無垢施女月上女經所說月上女皆辨才神通與大弟子往復論辯訶毀小乘說微妙法親授佛記維摩詰室中所化天女亦猶是也其義有五一者示平等法無男女相二者法無淨穢三者示世

俗諦即出世諦四者一念之間即三阿僧祇刼無延
促相五者一切諸法皆如幻化如維摩詰示居士身
天女乃其眷屬然而眞俗無二世出世一如也散諸
天華者以表在欲行禪了無罣礙諸大弟子以有礙
心華者不墮以壁言畏生死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
也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
聞菩提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又云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者言大般若海不離十
二有海也以維摩詰空無所有之室自然常現八未
曾有難得之法也於是文殊又問維摩詰言菩薩云

何通達佛道而維摩詰以謂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
通達佛道也又問何等爲如來種而維摩詰以謂無
明有愛貪恚癡等乃至一切煩惱爲如來種也此皆
明不離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也普
現色身菩薩者亦明於一切色相而常普現不思議
法也問維摩詰以妻子親戚眷屬等爲何所在而維
摩詰告之言明皆即有而空即空而有也曰母曰父
曰妻曰男曰女以至舍宅園林車馬衣服財寶牀坐
等種種名字即空而有也然所謂父母妻子以至牀
坐者乃智度方便法喜慈悲以至無漏覺意慙愧深

心而已是即有而空也故曰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夫人終日起居動作之間視聽語默之際無非欲也而其行也常禪故以喻火中生蓮也

七

生滅爲二我我所爲二受不受爲二垢淨爲二是動是念爲二一相無相爲二菩薩心聲聞心爲二善不善爲二罪福爲二有漏無漏爲二有爲無爲爲二世間出世間爲二生死涅槃爲二盡不盡爲二我無我爲二明無明爲二色色空爲二四種異空種異爲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忍辱持戒精進禪定般若布施回向一切智爲二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佛法衆爲二身身滅爲二身口意業爲二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從我起爲二有所得相爲二闇與明爲二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正道邪道爲二實不實爲二凡是二者皆爲諍論皆爲戲論皆爲邊見皆爲偏計皆爲執著而不二法中無生無滅無我無人無受無不受無垢無淨無動無寂無有相無無相無聖無凡無善無惡無罪無福無有漏無漏無有爲無無爲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死無涅槃無盡無

不盡無我無無我無明無無明無色無空無同無異
無根無塵無六波羅密無一切智無空無不空無相
無無相無作無不作無佛無法無衆無身無身滅無
身口意業無動無不動無識無不識無得無不得無
闇無明無樂無厭無正無邪無實無不實彼諸菩薩
各以如是所入不二法門而樂說之然此三十菩薩
之所言者言而已矣故文殊師利以謂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爲入不二法門也文
殊師利雖如是言然畢竟只是言說於是問維摩詰
而維摩詰默然而已是義方圓按大藏中維摩經凡

有三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今行於世者是
也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唐三藏玄奘譯
說無垢稱經而支謙所譯至文殊師利說無言無說
等爲不二法門於此遂已更無後段維摩詰默然者
彼意豈以爲重複耶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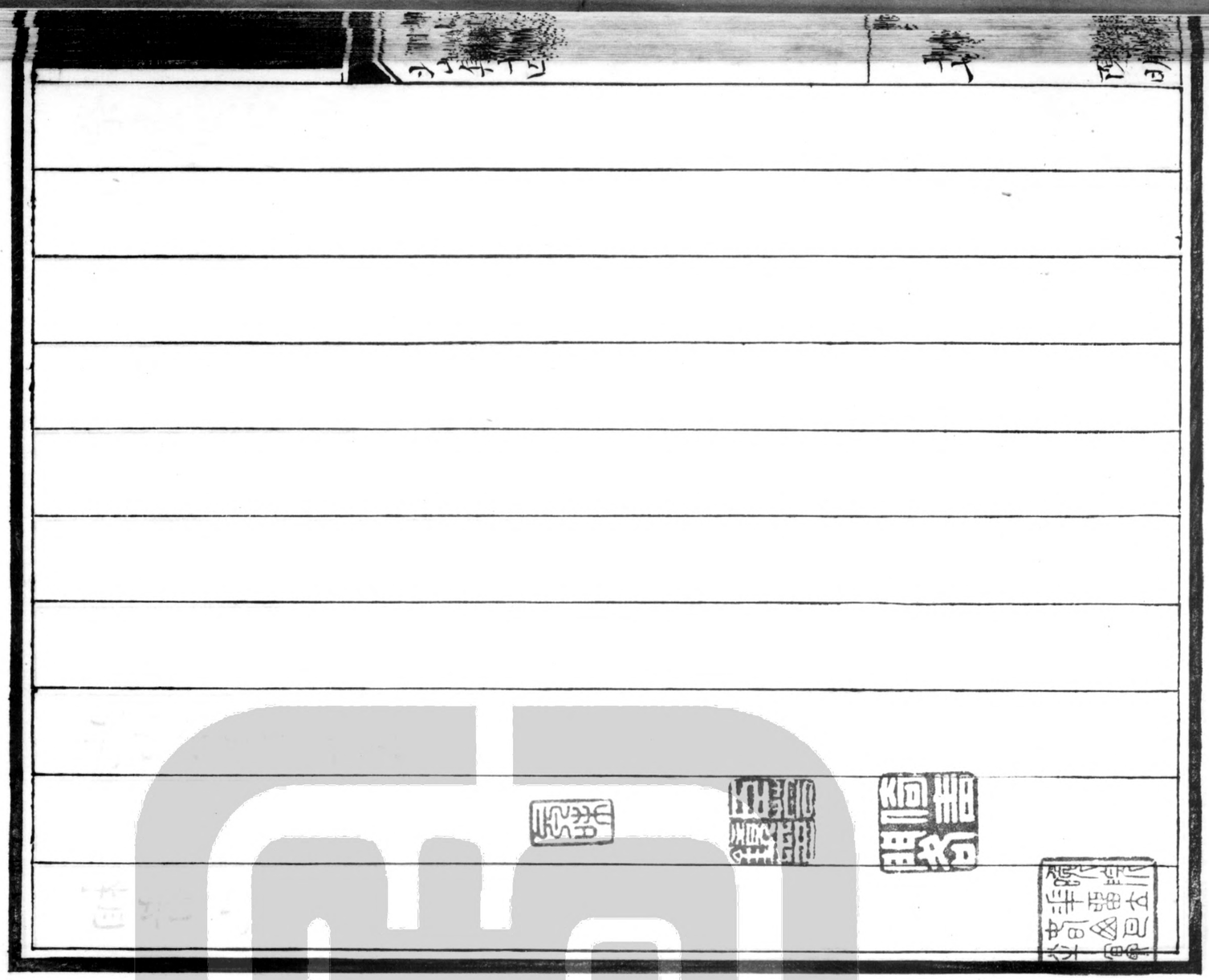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非一切刹土有言說言說者
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楊眉或
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謦欬或念刹土或動揺如瞻視
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

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又云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
等衆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文殊師利既以無言無
說無示無識爲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默然無言已
於是示諸菩薩及大弟子以衆香國神通解脫殊特
之事彼衆香國香積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
天人得入律行菩薩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以表五蘊六根即般若海一一觸受皆具圓通皆能
入佛智惠也如香積世界但以鼻觸而證菩提則知
一切悟門不必皆從言說文字而觸脫也以至一切蠢
動不必有言說而能辦事也應坐時坐應食時食以

表與一切衆生了無差別也遣化菩薩致敬香積如
來者以表一切解脫神通皆如幻化也衆香菩薩問
釋迦牟尼如來於此娑婆世界以何說法而維摩詰
告以佛以剛強之語調伏之言度脫衆生以見如來
隨諸刹土時節因緣以方便力所應化度而化度之
雖有言說不離文字令得解脫也故釋迦如來曰或
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
以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

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
應以化緣得入律行有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
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
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爲而作佛事又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
佛事又曰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
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皆如來與大
菩薩慈悲方便眞實諦也又維摩詰爲衆香菩薩
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以言五
濁惡世十二有支煩惱苦海乃是無上菩提大般若

海也彼諸淨土無一闡提及三惡道譬之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故云諸餘淨土之所
無有也起根本智現大神通說無上法已於是攝用
歸體故與文殊同往詣佛也釋迦牟尼如來爲諸如
來衆既說妙法衆香菩薩九百萬衆皆還彼國是佛
世尊與大菩薩及長者維摩詰以智惠神通作佛事
已於是佛問維摩詰爲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言如
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以至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
示以見眞俗無二凡聖平等根本智解脫神通同一法
身也雖從根本智示現神通說諸妙法然常不起眞

際湛然不動也故於是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没而來生此而維摩詰告以無生死雖然佛蓋知之以謂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没而來生此也既無没生而云無動國没而來生此者無動乃所以無没生也梵語阿閦華言不動無動佛國者表維摩詰雖現神通而説諸妙法不起眞際湛然不動也故雖以右手斷取妙喜國鐵圍山川乃至梵天等宫城邑聚落上至迦吒尼天下至水際入此世界而不起于座也此無動世界所以擲過三千大千世界出入往來無所留礙而無出入往來等相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